

聊齋故事選

第四輯



林 易 譯

海文化出版社

前 言

“聊齋志異”里有不少諷刺性的故事，本輯選了其中二十五篇，譯成白話。

這些故事，像“聊齋志異”中的其他許多故事一樣，基本上是當時流傳的民間傳說和故事，經作者蒲松齡搜集加工寫成的。由於它們來自民間，作者又站在人民一邊，因此，它們明顯地表現了當時人民對於社會的認識和愛憎的感情。

民間傳說往往帶有神話的色彩。在這本書里，正面描繪實際人生的故事不多，大都是談狐說鬼，這不但是使情節更加生動有味，也為了在當時的條件下更便於表達人民的願望——對於卑污的人物，可以尽情地嘲弄；并把在當時難以實現而為人民所期望的事情，在故事中表現出來。它們是社會現實和人民愛憎的反映，因而廣大人民讀到或聽到這些故事，都感到熟悉、親切，而發出會心的微笑。

本輯中的故事所諷刺的對象是多方面的。有些故事，暴露了一般幫閑和奴才的醜態。“道士”寫那姓徐的幫閑，歧視窮人、趨炎附勢，對那道士前倨後恭，十足顯出一個勢利小人的本色。

有些故事，揭發了官場的黑暗。在“考弊司”里，对一般封建官僚加以尖銳的諷刺：他們樹立着“孝弟忠信”“礼义廉恥”的碑石，实际上却在干着敲詐勒索、宰割人民的勾当。“伍秋月”这篇离奇曲折的恋爱故事，反映了衙門差役勒索賄賂、調戲妇女的橫暴行徑，以及人民迫切要求除暴安良、骨肉团聚的心理。“小官人”这篇小品，輕淡地勾划出舊時大官小吏貪賄受賂、中飽、揩油的作風。“局詐”一、二中的文武官員，他們从人民头上敲剝得來的錢財，被騙子設了圈套騙去，从側面反映出官僚們厚顏無恥地進行投靠鑽營以及舊時代官場中賄賂公行的醜惡現象。

有些故事，对于剝削階級寄以輕蔑的諷刺。“細侯”里，寫一个富商为了誘佔一个美女——細侯，几乎害死了她的情人——滿生。“金和尚”是一般暴發戶的集中表現。“顛道人”当面嘲弄了那个作威作福的官僚及其幫兇。

有些故事，对于剝削制度下养成的自私自利、不劳而獲的思想作風，正面加以指責：“二商”中的大商夫妻倆，为富不仁，忘恩負义，終至陷于孤立無援、家破人亡的境地。“牛瘟”中的六畜瘟神譴責了私心为已的陈華封。“雨錢”对于一般企圖不劳而獲的人們，是一个絕妙的嘲諷。“沂水秀才”不要愛情而只要銀子，是一般唯利是圖的庸俗靈魂的寫照。“醜狐”这篇故事，更暴露出剝削制度下的所謂“愛情”是以金錢为轉移的。

此外，在剝削制度的社会中所养成的其他不良現象，也在故事中受到了批判。“金陵乙”中的某乙，蒙了狐皮，企圖進行奸污妇女的勾当，在大众面前顯出野獸的原形。“酒狂”中的繆

永定狂妄、傲慢和自私，不肯虛心接受別人的勸告，至死不悟。“勞山道士”里的王七，在學習中動機不良，不肯刻苦鑽研，學到一些皮毛就自吹自擂；那個與“修客”萍水相逢的董姓青年，自恃品格高，自炫武藝強；那個姓房的“浙東生”，自誇胆子大；那個李超學到一點“武技”，就驕傲自滿；結果，他們在事實的考驗中都出了醜。這些幽默的故事，是多麼地夠人玩味！而一個不懂“醫術”的江湖醫生，由於偶然的巧遇，竟給他僥倖成名；揭露了許多所謂名家，未必有什麼真才實學。

在“申氏”這一篇里，姓申的妻子說，“世界上沒有田產能過活的，只有兩條路：男的不去做強盜，只有女的去做妓女！”這對舊社會是多麼大的諷刺！

.....

本輯里的故事，便是這樣借着談狐說鬼的形式，諷刺着各式各樣卑污的人物和醜惡的現象。

譯文基本上是根据“聊齋志異”原文的，但並不是“言文對照”的譯法。为使文句通俗淺顯，前後聯貫，有些地方作了少許增刪；缺點一定是很多的，歡迎讀者加以指正。

目 次

前 言

道 士	1
伍秋月	5
小官人	12
考弊司	14
烏 語	18
局 詐	21
放 蝶	32
細 侯	34
金和尚	39
沂水秀才	44
顛道人	46
堪 輿	49
二 商	52
牛 痘	58
雨 錢	62
醜 狐	65

金陵乙	69
酒 狂	72
勞山道士	79
修 客	84
浙东生	87
武 技	90
医 術	93
申 氏	96
河間生	101

道 士

有个姓韓的，是大戶人家，他喜欢結交朋友。同村有个姓徐的，常到他家里去喝酒。

一天，正当他請客的時候，有个道士托着鉢在門外化緣。仆人拿錢和米給他，他都不受，可是也不走開。仆人气忿得很，便不再去睬他了。

那姓韓的听得木魚“卜卜卜”地敲个不停，便問仆人，是怎么回事。仆人就將情形告訴他听。話还没有說完，那道士已經走進來了，姓韓的就招呼他坐。道士向主人和客人打了个招呼，就老实不客气地坐下了。

当时扳談起來，才知道他初來不久，住在村东的破庙里。姓韓的說：“你是哪一天住到东庙去的，我竟沒有听說，以致不曾尽到主人的礼貌。”道士回答说：“我新到此地，沒有朋友；听說你好客，因此赶來，很想在你这兒喝几杯哩！”姓韓的請他喝酒，道士便举杯暢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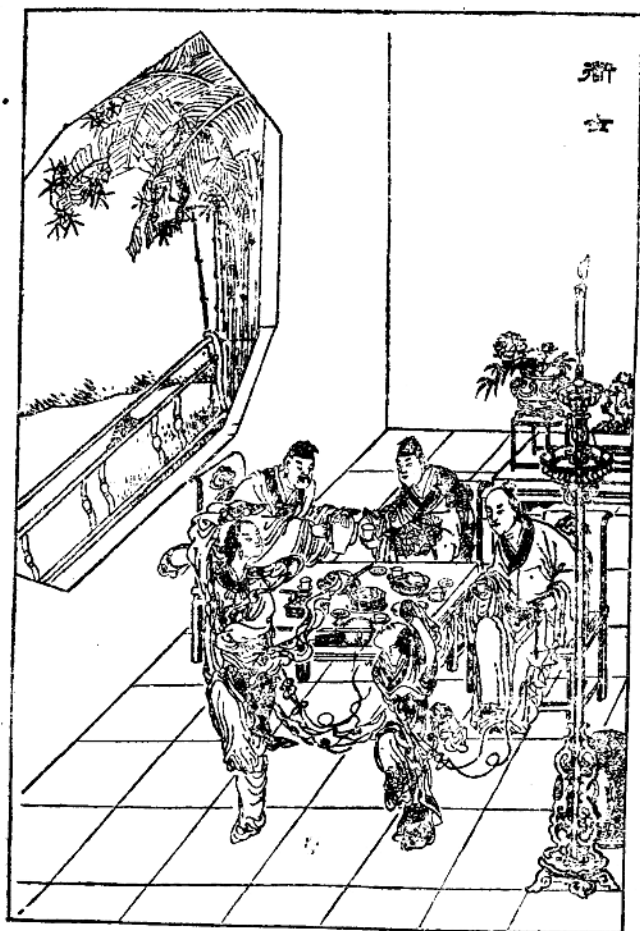
姓徐的看見道士的衣服又髒又破，因此态度很傲慢，不大理睬他。那姓韓的也把道士当做走江湖的看待。道士一連喝了二十多杯，便告別走了。

从此以后，韓家每次請客，那道士總是不請自來，見菜就吃，見酒就喝，姓韓的也有點兒厭煩他了。有一次，在飲酒中間，姓徐的譏諷道士說：“你天天作客，不也可以做一次主人嗎？”道士笑笑說：“我和你一樣，不過双肩頂着一張會吃白食的嘴罷了！”說得那姓徐的面紅耳赤，講不出話來。接着，道士又說：“雖然如此，我早有作東道的誠心了，我將盡我的力請各位喝一杯水酒。”酒喝完了，道士叮囑道：“明天中午，希望你們能夠光臨。”

到了明天，徐韓兩人約會了同到東廟去。他們猜想道士不會真的設什麼酒席的；誰知快走近廟時，道士已經在路上等着了。他們走進廟門，只見院子里已經煥然一新，高樓亭閣，重疊相連。徐韓兩人大大為奇怪，問道：“好久不到這裡，這些房子是什麼時候建造的？”道士回答說：“最近才完工的。”他們走進道士的房間里，又看見擺設很華麗，就是富貴人家也沒有這樣講究。到這時候，徐韓兩人才對道士恭敬起來。

坐上酒席之後，那些勸酒上菜的人，都是十六、七歲的俊美道童，他們穿着綉花的衣服，紅緞的鞋子。搬來的酒菜，芳香鮮美，十分豐富。吃完飯，又吃點心。送上的珍奇水果，大都是叫不出名目來的。盛水果的盤子是水晶、玉石制成的，光彩照耀着茶几和臥榻；盛酒的玻璃杯，小巧玲瓏，式樣很新奇。

他們小吃了一會，道士吩咐道童說：“去叫石家姊妹來！”道童去了一會，就見兩個美女進了進來。一個身材細長，好像柳條；一個身材短小，年紀很輕。她們都生得非常嫵媚。道士叫她們唱歌勸酒。那年輕的就拍着檀板唱了起來，年長的吹



齊
女

起簫來和着；歌声清脆婉轉，非常動听。唱完一曲，道士举起酒杯請客人干掉，又吩咐在各人杯子里篩滿了酒，回头問这两个美女說：“你們好久不跳舞了，現在还能跳嗎？”當時就有僮仆在地上鋪了氈毯，两个美女就相对跳起舞來，長裙飄拂，散出一陣陣的香气。跳完了舞，她們斜靠着画屏休息，徐韓兩人看得心花怒放，神魂顛倒，不知不觉地喝得大醉。

這時那道士也不照顧客人，举起杯子喝干了酒，就站起身來对客人說：“請你們多喝几杯，我要去休息一下，馬上就來的。”說着就走了。在房間南面靠壁，擺着一只裝潢精致的床鋪，那两个美女鋪好了綉花被头，就扶着道士上床。道士順手拉着那年長的女子和他并头同睡，叫那年輕的女子立在床下給他搔癢。韓徐兩人看着这种情景，心里極為气忿。那姓徐的就大声喊道：“道士不得無礼！”便走了过去，想阻撓他們，道士急忙爬起來逃掉了。他看見那年輕的女子还站在床下，就柔着醉意，把她拉到北面的榻上，公然抱着同睡。看看那南边床上的美女，还睡在綉花被头里，就向姓韓的說：“你怎么这样獸啊！”姓韓的也就走到南面床上，想和那美女調戲一番，可是那美女已經睡熟了，扳她不轉，只得抱着她同睡了。

天亮了，姓韓的酒、夢都醒了，覺得怀抱里有一件冷冰冰的东西，仔細一看，原來抱着一塊長石头，睡在台階下面。急忙看那姓徐的，只見他枕着一塊沾糞的石头，酣睡在一間破敗的毛廁里，还没有醒呢！馬上把他喚起來，兩人都驚奇得不得了。四面一望，庭園里生滿了荒草，只有兩間破屋罢了。

伍 秋 月

在高郵地方，有个人名叫王鼎，号仙湖。他为人很慷慨，又有气力，交友很廣。在他十八歲時，妻子死了，从此經常到远方去遊歷，往往整年不回家。哥哥王綰，是个江北的名士。弟兄之間非常友爱，常常劝王鼎不要出远門，准备給他选择一个配偶。可是王鼎不听。

有一天，王鼎僱了船到鎮江去探望朋友，恰巧朋友出門去了，因此就住在一家旅館的樓上。他向窗外望去，只見江水清澈，金山就在眼前，觉得非常愉快。第二天，朋友來回拜，請他搬到自己家里去住，他辞謝了。

王鼎在旅館里住了半月多，有天夜里夢見一个女郎，年約十四、五歲，容貌端正美麗，上床和他同睡。他醒來后，觉得有些奇怪，以为这不过是偶尔做夢罢了。可是到了晚上，又做着这个夢。这样連續三四夜，心里非常詫異，因此不敢熄灯；身体虽然躺在床上，心里却警惕着。他剛合上眼皮，又夢見那个女郎來了，正在親暱的時候，忽然驚醒過來，睜開眼睛一看，只見那少女像天仙一般，竟然还抱在怀里。她看見王鼎醒了，有點兒羞答答地。當時王鼎知道她不是人，但也非常高兴，……

就追問她的來歷。

那女子回答說：“我姓伍，名叫秋月。我的父親是個有名的讀書人，精通易數，能知過去未來的事情。他很疼愛我，但是說我壽命不長，所以不曾許配人家。後來我到十五歲，果然短命死了，他就叫人把我葬在住宅的東面，交代他們埋得同地面相平，也不筑墳墩，只在棺木旁邊立一塊石板，上面刻着：‘女兒秋月，葬後無墳，三十年後，嫁給王鼎。’至今已滿三十年，你恰巧來了，心里很高興，急欲向你表白心跡，可是又覺得不好意思，因此和你在夢中相會。”王鼎聽了她這番言語，非常喜歡，又要求同她歡合。伍秋月說：“我只要受一點兒陽氣，就可以復活的。……以後我們恩愛的日子正長，何必急在今宵呢。……”談了一會，她就起床走了。

第二天夜里，伍秋月又來了。他們對面坐着，說說笑笑，情濃意蜜，非常知己，熄了燈睡到床上，她和活人也沒有什麼兩樣。

一天晚上，月色皎潔，他倆在庭院里散步。王鼎問她：“陰間也有城鎮嗎？”伍秋月答道：“和陽間一樣的。陰間的城府不在此，離此大約有三、四里路。只是把夜里當作白晝罷了。”王鼎又問：“活人能夠看見嗎？”伍秋月答道：“也可以看見的。”王鼎就要她同去看看，伍秋月答應了。

兩人就趁着月夜走去。伍秋月走時，像風一般飄過去，王鼎竭力追隨着，不一會兒，到了一處，伍秋月說：“不遠了。”可是王鼎向前望時，却看不見什麼。伍秋月用唾沫塗在他的眼眶上，再張開眼來，覺得比平常加倍明亮，雖在黑夜，却和白天

一样，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了。這時他頓時望見前面有一垛城牆罩在模糊的朝霧中，路上行人不絕，好像是走向市集去的。

过了一会，王鼎又望見有兩個陰差綁着三四个人走过，最末一个人很像他的哥哥。他走近一看，果然是的，駭異地問道：“哥哥，你怎么会到這兒來的？”他的哥哥見了王鼎，禁不住流下淚來，說：“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給他們強拖硬拉地捉來了。”王鼎發怒道：“我的哥哥是个知書達禮的好人，何必這樣的網綁？”便請求那兩個陰差暫且寬放繩索。可是那兩個陰差擠眉弄眼，狡猾地不肯答應。王鼎很忿恨，要和他們爭執，哥哥阻止他說：“這是上官的命令，我們也应当守法。只是我手头缺乏用度，被勒索得很苦。弟弟回家以后，快給我想法弄一筆錢來。”王鼎听了，抓住哥哥的臂膀，忍不住大哭起來。那兩個陰差發脾氣了，把繫着頭頸的繩索用力一拖，哥哥頓時跌倒地上。王鼎見了，怒火中燒，再也压制不住，隨手解下佩刀，把一個陰差的頭斫了下來。另一個陰差正在拉開嗓子喊叫，王鼎又把他殺了。

伍秋月見這情景，大驚失色地說：“殺了公差，罪不輕，赶快逃走！遲了，就有禍來了。你立刻僱船渡到江北去。回到家里，不要把懸挂的招魂旗摘下來，關緊門戶不讓人出入。過了七天，就保證沒有事了。”

王鼎就挽了哥哥，當夜僱了一只小船，火急渡到江北。回到家里，看見門口有吊喪的客人，知道哥哥果真死了。于是他馬上關緊門，下了鎖，這才走到里面去。一看哥哥，已經不見

伍秋月



了。他走進室內，只見死去的哥哥已醒轉來了，喊着說：“餓死我了，趕快給我一點湯餅吃吧！”那時他已經死去了兩天，家里的人都驚嚇得不得了。王鼎就把經過情形詳細地告訴了他們。過了七天，開了門，把喪事用的招魂旗除去，人家才知道王鼎復活了。親戚朋友都來問訊，他們就編造了一套假話來回答。

這時王鼎又想起了伍秋月，日夜戀念，因此又渡江南下。到了鎮江，仍舊住在那家旅館的樓上，點着蠟燭呆等，可是伍秋月竟不來。正当他朦朧入睡時，只見一个女人進來，向他說：“秋月娘子托我帶信給你，前一晌因為兩個公差被殺，兇手逃走了，就把她捉去押在牢里。那監獄里的看看待她非常兇暴，她天天盼望着你，希望你能想些辦法。”

王鼎听了，悲憤得很，就跟着那女人走去。走到一个大城，進了西門，那女人指着一扇門說：“小娘子暫時被寄押在這幢房子里。”王鼎走進去，看見里面房間不少，寄押的囚犯也很多，可是並沒有伍秋月。他又走進一扇小門，看見一个小房間里有灯火，便走近窗口向內張望，只見伍秋月坐在床上，用衣袖遮着臉正在嗚咽地哭泣。旁邊有兩個獄吏，摸摸她的面孔，捏捏她的小腳，正在調戲她。伍秋月哭得更悲痛了。當時一個獄吏伸出手臂來挽着她的頭頸，嘻皮笑臉地說：“你既做了罪犯，還要守貞節么？”王鼎見了這情景，勃然大怒，來不及講什么話，拿着刀直闖進去，一刀一個，像快刀斬亂麻一樣，把他們殺了，拉着伍秋月就走，一路上幸而沒有被人發覺。

剛回到旅館，王鼎突然醒了。他正奇怪做了個惡夢，不意

抬頭一看，却見伍秋月正含着眼淚站立床前。王鼎驚奇地爬起來，拉她坐下，告訴她剛才做了這樣的一個惡夢。伍秋月說：“這是真事，不是夢！”王鼎吃驚地說：“這怎麼辦呢？”伍秋月嘆口氣說：“這也是定數。我本來要到月底才是復活的日期。現在既然弄到這個地步，事情已很急迫，不能再等下去了。請你趕快去發掘那埋葬我的地方，把我裝到船里一同回家，每天不斷地叫着我的名字，過了三天，我就可以活轉來了。但是因為期限沒有滿，骨头還軟，脚力還很衰弱，不能幫你做家務事情罷了。”

她說完話，就匆匆忙忙走出去，又回過身來說：“我幾乎忘了。要是陰差追來，怎麼辦呢？我活着的時候，父親曾經傳授我一道符。他說，三十年後，可以給我們夫妻佩用的。”說着，便拿起筆來急急地畫了兩道符，說：“一道，你自己帶着；一道，請你貼在我的背上。”

王鼎送她出去，就在她隱沒的地方挖掘下去，掘了一尺多，露出棺木，已經腐朽了。旁邊有一塊小碑，果真像伍秋月所說的那樣。打開棺木一看，伍秋月的面色，像活的一樣。把她抱進房間，那衣裳被風一吹，化成了灰。他把符貼在她的背上後，就用被褥緊緊裹住，把她背到江邊，叫一只船靠攏岸，推說妹子患了急病，要送她回家，講好價錢就上船走了。幸而南風吹得很緊，天剛亮時，已經到達家里。王鼎把伍秋月安置好了，才告訴哥嫂。一家人都很驚異，可是也不敢當面說他着了迷。

後來王鼎常常揭開被褥，連連喊着秋月。夜里，總是抱着

屍体睡覺。这样，那屍体就一天一天地温暖起来：过了三天，竟苏醒轉來；七天后就能起床走路了。于是穿上新制的衣服，出來拜見嫂子。她体态的輕盈，竟無異神仙呢。……